

1958年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

二十世纪苏俄文学
最重要的伟大作品之一

其出版境遇坎坷，在当年引起轩然大波，
也使作家饱受时代带来的窒息和屈辱。
小说涉及20世纪苏俄历史上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触及了政治、经济、宗教、道德等各方面的问题，
是一部描写知识分子的命运史。



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

日瓦戈医生（下）

【苏】B. 帕斯捷尔纳克◎著 谢幕娟◎译

· 帕斯捷尔纳克卷 ·



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

日瓦戈医生（下）

【苏】B.帕斯捷尔纳克◎著 谢幕娟◎译

· 帕斯捷尔纳克卷 ·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日瓦戈医生：全2册 / (苏) 帕斯捷尔纳克著；谢幕娟译. —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2

(孩子们必读的诺贝尔文学经典)

ISBN 978-7-5502-4489-4

I. ①日… II. ①帕… ②谢… III. ①长篇小说—苏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010853号

日瓦戈医生

作 者：(苏) 帕斯捷尔纳克/著；谢幕娟/译

选题策划：王成国 郎爱民

责任编辑：王 巍

封面设计：尚世视觉

版式设计：许 可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500 千字 700 毫米×1000 毫米 1/16 35 印张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4489-4

定价：6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64243832 4006586676



目录

Contents

- | | |
|----------------------|---------------------|
| 第一章 五点钟的快车 / 1 | 第十章 公路 / 292 |
| 第二章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女孩儿 / 18 | 第十一章 森林兄弟 / 314 |
| 第三章 斯万提斯凯斯的圣诞派对 / 57 | 第十二章 花椒树 / 338 |
| 第四章 命中注定 / 82 | 第十三章 带雕塑房子的对面 / 362 |
| 第五章 告别过去 / 118 | 第十四章 回到瓦利吉诺 / 405 |
| 第六章 莫斯科营地 / 152 | 第十五章 结局 / 450 |
| 第七章 开往乌拉尔的火车 / 194 | 第十六章 后记 / 487 |
| 第八章 抵达 / 238 | 附诗 / 503 |
| 第九章 瓦利吉诺 / 262 | |



第十章 公路

1

公路沿途散布着许多的城镇、村庄和哥萨克人聚居点。这是一条历史悠久的邮路，也是西伯利亚最古老的一条公路。它像一把匕首穿城而过，像是分面包一样把主道沿途的各个城镇分开来。至于村庄，公路更是随心所欲地进行切割，左右两边都是大大小小的村庄。成排的房子或是远远地建在公路后面，或是公路绕房子一圈，形成一个大弧面或急转弯。

很久以前，科达特斯克伊还没通铁路的时候，邮政、运货都是通过这条公路。一车车的茶叶、面包和生铁走的是一条路，在押的犯人走的则是另一条路。被流放的人徒步前行，镣铐随着脚步一摇一晃，咣当直响——那都是些让人闻风丧胆的亡命之徒。而他们周围就是黑暗的密不透风的

树林。

住在公路边的人亲如一家。友谊和婚姻把一个个村庄和城镇连接在一起。科达特斯克伊就位于公路和铁路的交界处，开了几家发动机修理店和其他几个与铁路维修相关的店铺。穷人们则挤在破烂的房子里，听天由命。懂技术的政治流放犯多从事重体力劳动，逐渐成为熟练的技工，并在当地安家。

之前在铁路沿线拉起来的苏维埃政府，早就被推翻了。有段时间，这个地方曾受西伯利亚临时政府的管辖，不过现在又落到了科尔查克将军的手里，他自称“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2

公路延伸至一片开阔地，接着便是一条上坡路，所以坡上的视野相当开阔。远远望过去，公路似乎没有尽头，只是缓缓向上延伸，直至与地平线相接。不过当疲倦的马和旅客驻足歇息时，才会发现他们已经不知不觉到了山顶。再往上，便是一座横跨科扎玛河的桥。

河的那边是一个更大的陡坡，坡上立着沃德维申斯基大教堂，远远就能望见教堂的红砖墙。公路环教堂所在的山坡而上，呈“之”字形穿过城郊地区。

当公路延伸至城镇的中心地带，便再次绕过教堂，因为教堂的绿漆铁门恰好俯瞰中心广场。拱形门标志的周围刻着一圈金字：

欢呼，赐予生命的十字，不可战胜的虔诚。

适逢圣周——复活节前一周，四旬斋刚要结束，冬天也已步入尾声。路上的积雪已由白转黑，不过房顶仍然是白皑皑的一片，如同戴了白色的高帽。

男孩子们爬上钟楼去看那撞钟人，俯瞰四周，一栋栋房子犹如挤在一

起的小盒子小箱子。从上往下看，人也成了黑点，一个个朝家门走去。根据走路的姿态，有些人哪怕站在高高的钟楼上也还是认得出。他们不时停下来读那“至高无上统治者”在墙上张贴的布告公文，说是要挑选三个年龄段的人。

3

当天夜晚，发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事情。天气突然变得异常暖和，跟时节很不相宜。天空下起了毛毛雨，那么细那么轻，看着好似未等落到地上就会被风吹走。不过，这只是幻象。事实上雨下得很大，地面的积水汇聚成河，泛着黑乎乎的光，残留的积雪也被冲刷干净。

缀满花苞的苹果树奇迹般地穿过了花园的篱笆，叶子的滴水有节奏地打在木板路上，整个城都听得见。

一只名叫托米克的小狗被拴在摄影师的院子里过夜，不停地尖叫狂吠。加卢新院子里的人也许是被这叫声吵得不耐烦了，便也唧唧喳喳地说起话来，引得镇上的人差不多全醒了。

城镇的下区正有三车货物运到了商人柳贝诺夫那儿，但柳贝诺夫拒绝接收，说这是搞错了，他从没有订过东西。拉货的人争辩说时间已经这么晚了，请求柳贝诺夫先签收货物，但柳贝诺夫不仅恶言相向还把拉货的人连同货物赶了出去，不愿再开门。这些动静，镇上其他的人也是可以听到的。

清晨七点，教堂传出低沉的钟声，但声音很小。钟声与空中飘浮的细雨交织到了一起。钟声从教堂传出，在空气中下沉并消散，如同一团被河岸拍碎的泥土，最终在春水中下沉溶解。

时值星期三濯足礼的晚上。在雨帘的掩映下，又隔着那么远的距离，教堂院子里一根根摇曳的蜡烛几乎照不清人脸，有时只是照见某个人的额头或鼻子。那是前去参加弥撒的斋戒队伍。

过了约莫一刻钟，教堂的木板路上传出脚步声。原来是杂货店老板娘加卢新娜打算回家了——尽管仪式才刚刚开始。加卢新娜的脚步时快时

慢，有时快跑有时又放慢脚步甚至停下休息。她在头上系了一条头巾，皮毛大衣敞开着，没有扣扣子。教堂的空气太沉闷了，加卢新娜感觉自己都要晕过去了，所以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不过现在，她又为自己不能坚持到最后而感到羞愧，因为这已经是第二年她没有在四旬斋期间进行斋戒了。但最让加卢新娜忧心的还不是这个，而是前两天张贴出来的动员令，因为那将影响到她那可怜的生病的儿子——泰廖什卡。加卢新娜努力不去想这些，但每个转角都有的黑底白字公告都毫不留情地提醒着她这个事实。

加卢新娜的家就在街的转角，不过走到户外她感觉就好多了，所以也不急着回到那同样不透气的房间。

加卢新娜心里挂着事儿，自是烦恼不安。她之前也想过这些事情，但直到天亮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不过此时在这大街之上，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她突然就觉得这些事情也能承受了。加卢新娜就这样在教堂和广场之间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次。

时近复活节，家家户户的人都去教堂了，只有加卢新娜一个人在街上晃荡。难道她不是一个人吗？尽管还有喀秋莎跟着，但那不算。话说回来，喀秋莎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谁又能够真正看明白谁的心思呢？也许喀秋莎是朋友，也许她是敌人甚至是隐藏在暗处的对手。丈夫瓦拉斯说喀秋莎是他的前妻跟另一个男人生的女儿，后来提出要收养喀秋莎。但也许喀秋莎就是他的亲生女儿呢？或者她是另一男人的女儿？你怎么能看透一个男人的心呢？不过，喀秋莎还算乖，暂时没什么让人不满的。认真说来，喀秋莎头脑聪明，长得漂亮，举止也大方得体，比她那个傻儿子泰廖什卡和丈夫好多了！

在这圣周的最后几日，喀秋莎也没去参加教堂仪式。街上只有她们两个人在闲逛。

丈夫瓦拉斯经常去公路上给那些新招进来的士兵做演讲，鼓励他们建功立业。但对自己的傻儿子却是不管不顾，任其受苦！

泰廖什卡也在大聚餐前夕离开了。他去了库特尼的一个亲戚那儿玩，想把烦恼抛到脑后。那可怜的孩子已经被学校开除了。每读一年书学校就

要让他留一次级，现在他已经念到八年级，但学校却把他踢了出来！

哦，真是太让人沮丧了！哦，天啊！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子？简直让人难以承受，她真的想放弃了，都不想再活下去。如今的这些痛苦是什么造成的？是革命吗？不，不是革命！造成这一切苦难的是战争。是战争把俄国男人的花朵打没了，现在只剩下一些腐烂的残花败叶。

父亲的那个时代跟现在简直是天壤之别！加卢新娜的父亲是一个承包商。冷静，睿智。家里有一大片的土地。加卢新娜的两个姐姐帕利亚和奥莉亚更是一双人见人爱的姐妹花，聪明漂亮，完全就是她们那美丽名字的写照。那个时候，经常有能干的木匠来拜访父亲，其中就有几个很杰出的小伙子。一度，她和姐妹们还用六种颜色的丝线绣出了小伙子的脸。要知道，当时她们三姐妹的绣工可是全省数一数二的！那个时候的一切都那么美好，富庶，体面——教堂仪式，舞会，人们的言行举止——一切都让人感到喜悦。家里也都是一些勤劳朴实的人，没有那么多歪心思。那个时候的俄国如同一个待嫁的大姑娘，有勇气的男儿纷纷来求爱，为她奋不顾身勇敢站出来，这跟现如今的混战很不一样。现在，一切都失去了原有的光辉色彩，全俄国只剩下平庸的市民，律师和犹太人谨言慎行，不敢乱说一句话。老瓦拉斯和他的朋友们以为，凭着祝酒、演讲和良好的愿望，就能换回曾经的光辉岁月。但这种方式，能赢回失去的爱人的心吗？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4

加卢新娜边想边走，早已经不知道是第几次穿过广场，眼看就要走到市场了。从她现在站的位置看过去，她的家就在街道那头的左边。不过每次走到门前她又会改变主意，转身走进跟教堂相邻的巷子里。

克雷斯托夫德维申斯克的市场跟一望无际的田野似的，望不到边。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上也开始挤满农民的货物推车。交易市场一边的尽头是艾莱尼斯凯亚大街，另一边则形成一道弧线，沿途布满一两层楼的建筑

物，多用作仓库、办公室和作坊。

加卢新娜记得，以前还没打仗的时候，总有一个戴眼镜着长袍的憎恨女人的人在卖皮草、燕麦和干草、手推车轮和马具。通常，男人会郑重其事地在他那开了四扇窗户的铁门外头坐下，然后翻阅手中的小报。

在一个光线昏暗的小窗下面，可以看到几对雕龙画凤的婚烛和装在硬纸盒里的花束上落满了灰尘。而小房子的后头没有家具也没有货物，除了一堆箱装的蜡。其实附近上千卢布的大生意都是由附近一个资产百万的蜡烛生产商的不知名代理人完成的，但没有人知道他住在哪儿。

加卢新的大杂货店就在这一排上铺的中间，开了三个窗子。杂货店那裸露的裂片一般的地板每天早中晚都得用茶叶擦洗一次——加卢新和他的助手们整天茶不离手。而加卢新娜作为一个新近结婚的少妇，通常都是坐在那收钱。加卢新娜最喜欢的颜色是淡紫色，就是某些大日子教堂修道士进行仪式时所穿教士服的颜色，是含苞待放的丁香花的颜色，是她最好的一条天鹅绒连衣裙的颜色，是心爱的一对水晶酒杯的颜色。那是幸福和记忆的颜色。待字闺中的时候，俄国在她看来也是那紫丁香一样的颜色。加卢新娜喜欢坐在收银台旁，是因为坐在那儿可以看到黄昏给店里镀上一层淡紫的颜色，混着焦油、白糖和罐装紫色黑加仑糖果的芳香，与她的回忆和想象相得益彰。

木材场旁边的街道转角处，有一座古老的灰色木屋。木屋四面皆空，看着就像一辆废弃的马车。灰色木屋是两层楼，有两个不同方向的入口。每一层都分成两部分，楼下一层靠右是扎尔肯德的药店，左边则是一名公证人的办公室。住在药店楼上的是老裁缝施穆雷维奇一大家子人；老裁缝家对面住的人就更多了，从事的工作也各不相同——有修表的，有补鞋的，还有雕刻师卡米斯基带着两个摄影师扎克和史特达克，后两个人是工作搭档。

由于一楼住的人太多了，摄影师的年轻助手布拉扎恩和马吉森便在木材场的一间黑屋子住下了。此时黑屋子的窗子隐隐还透出些红色的灯光，看来两个人还在忙活。小狗托米克蹲在黑屋子的窗户下面，不时吠叫几声，整条艾莱尼斯凯亚大街都听得到。

“他们应该是在打包东西。”加卢新娜经过灰色木屋旁时这样猜测道，“这里住的都是些可恶的乞丐。”不过，她转念又觉得，丈夫对犹太人或许有些太过残忍。毕竟，这些人也没重要到能影响俄国的命运。要是你问老施穆雷维奇为什么俄国会是如今混乱而动荡的局面，他肯定会扭曲那张丑陋的脸然后挤出一个狞笑，说：“那都是雷柏察卡的诡计。”

哦，这都在想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些人重要吗？他们是俄国的不幸？不，俄国的不幸是城里人。这不是说俄国的成功或失败取决于城市。只是城市里的人多半受过教育，而那些乡下人却没有，他们羡慕城里人受教育，于是也想依葫芦画瓢，可惜最终成了东施效颦。

或者，事实与此相反，也许无知才是最大的问题？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能提前知晓所有事情，而其他他人则像是在黑暗的森林中，对外界一无所知。只有咳嗽时才知道不咳嗽的嗓子有多清爽，只有掉脑袋的时候我们才会想念帽子。而现在，哪怕是学富五车的人日子也是不好过。饥饿把那些知识分子一个一个地赶出城！这一切真是太让人费解了！即便是神仙，恐怕也理不出个头绪！

不过，乡下人却知道该如何生活下去。看看她的那些亲戚就知道，赛利特维恩斯、沙拉布里恩斯、帕恩菲尔·帕里克还有内斯特兄弟等。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和头脑挣得生活，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公路沿途的新农场不可不谓是赏心悦目的风景。四十公顷的开垦土地，满目都是羊、马、猪、牛，谷仓里的玉米够吃三年！还有那让人惊叹的农业机械，他们甚至还会请人帮忙收割。科尔查克正想法子讨好他们，想要把他们拉拢到自己这一边；另一边的军队也没闲着，想方设法要把这些农民拉入森林军的队伍。他们从战场回来，大家都想跟随他们，愿意听从他们的教导。不管有没有肩章，只要你熟悉自己的本职工作，就肯定有人需要你，你就可以靠自己的双足踩在大地之上。

走到现在，也是时候回家了。一个女人在大街上游荡到这么晚，毕竟不是什么体面的事。要是在自己的花园里走，就没什么问题。不过现在花园里泥泞不堪，跟沼泽地似的。不管怎样，加卢新娜觉得自己的心情总算

好了一些。

回去的路上，加卢新娜仍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头，只是始终理不清头绪。进门之前，她先在门廊前面站了一会儿，把另外几件事情在头脑中捋了一遍。

加卢新娜想起了一些人，一些从首都莫斯科流放过来的政治犯，其中有提沃兹恩、安提波夫、贵族“黑旗”瓦多维奇科、本地锁匠“疯狗”葛申尼——她对这些人多少有些了解。那都是些头脑狡猾的人，他们清楚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曾给当时的政府造成过很大的麻烦，现在他们肯定又在策划新的阴谋。这些人一辈子都在跟机器打交道，人也变得跟机器一样冷酷无情。他们经常在夹克底下套一件毛衣，四处晃荡，抽烟的时候连烟蒂都舍不得扔；他们只喝热水，因为害怕得病。可怜的瓦拉斯真是在浪费时间，这些人一定会把一切都推翻，没有人能阻挡他们。

接着，加卢新娜又想到了自己。她知道自己算得上一个好女人，有独立的思想，聪明并且守礼；一句话来说，她是个好人。但如今这种环境下，她身上的这些特质在这儿根本就不被人欣赏——她知道，在其他地方其实也不会被欣赏。加卢新娜忽然想起一首歌，一首关于老女人塞特提乌里克哈的歌。这首歌上不得台面，但乌拉尔地区的所有人都知道这首歌，加卢新娜这会儿只能记起开头的两句：

塞特提乌里克哈卖了她的马车，
买了一架俄式三弦琴……

接下去的歌词更加低俗露骨。想到这儿，加卢新娜无奈地叹口气，转身进屋。

加卢新娜未等在大厅里脱下大衣，便直接朝卧室走去。她的卧室正

对着外头的花园。入夜，窗子里外的影子彼此重叠。窗帘在墙上和地上投射的耷拉影子，跟窗外花园里的树在地上投下的轮廓模糊的影子并无两样。花园里的黑暗仿佛天鹅绒一般温暖，冬天即将过去，从地里透出的春天的深紫色气息笼罩一切。而房间内外的这两种黑暗和寂静自有其相似之处，里头略显沉闷的黑暗也因即将到来的节日宴席的深紫色气息而变得柔软温暖。

画中的圣母马利亚似乎从银色的镶框中伸出手来，握住这黑夜的柔软与温暖。石榴红的灯在金色支架的衬托下，倒显得跟墨一样黑了；星星点点的光被玻璃分割开来，打在卧室的地毯上。

加卢新娜脱掉大衣取下头巾，脚下不由踉跄了两步，她的老毛病又犯了，肩下一侧像是有针在扎似的。她恐惧地哭了起来，小声念着：“万能的上帝，仁慈的马利亚，救救我们这些在世间受苦受难的人……”念着念着，加卢新娜已是泪流满面。疼痛稍微减退之后，加卢新娜便想把身上的裙子脱下来，却被背后的钩子钩到了手指。这一个激灵，钩子也从手中滑了出去，之后再怎么摸都摸不到。

这时，喀秋莎醒了过来，走进她的屋子。

“母亲，你怎么不开灯呢？要我拿盏灯过来吗？”

“不，不用了。我看得见。”

“我来帮你把裙子脱下来吧，母亲。可别累着自己。”

“我真是笨手笨脚，脱个裙子都脱不下。那些裁缝也真是的，都不知道把拉钩缝在好拉的地方。我真想把这些拉锁都扯下来，扔到那些笨裁缝丑陋的脸上去。”

“教堂里的人唱歌唱得真好！现在这么安静，我们在屋子里也听得到。”

“赞歌是唱得不错，但我人不太舒服，我的姑娘。我身上又痛了，这儿，这儿，全身都痛。真是让人讨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试一下顺势疗法，上次斯塔多比斯基不是帮你减轻了疼痛吗？”

“可他总是让你做一些无法完成的事情。他是个怪人，况且，他已经

离开了。我跟你说，他走了，离开这儿了。他也不是第一个离开的人，这些人都赶在节日之前离开——就跟马上就会有地震来袭似的。”

“那么，找那个匈牙利医生来怎么样，就是那个战犯？他的医术也不错。”

“也行不通。跟你说，城里现在没人。凯雷伊和其他匈牙利人站到了另一边。他们已经把他拉入红军的队伍。”

“不过，母亲，你还是想事情想太多了，总搞得自己心绪不宁。像你这种情况，就应该静心安养，别想那么多事。你还记得那个曾帮你驱除病痛的士兵妻子吗？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哦，你真把我当无知的傻瓜了！你肯定在我背后唱‘塞特提乌里克哈’了，是吗？”

“母亲！你怎么可以这么说！这太让人伤心了，你真该感到羞愧。要是你不说起那个女人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这是很憋屈的。”

“她有那么多名字，我怎么知道你想的是哪一个。有人叫她库巴里克哈或梅德韦迪克哈或扎里达里克哈，我也不知道她还有多少个名字。不过，她也不在这儿了，她逃了，失踪了。他们把她关在凯扎木斯克监狱，专门要她给人流产，并制作某种药丸粉末。不过没过多久，她就从监狱里出去，听说是去了远东的某个地方。我跟你说，现在大家都跑了——瓦拉斯、泰廖什卡，还有你的帕利亚阿姨——你那位善良的帕利亚阿姨。除了我们两个笨女人，城里已经没有一个诚实的女人，我不是在开玩笑。反正，现在是没办法就医了。要真发生什么事，连一个医生都找不到。他们说尤里安提有一个医生，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个有名的教授，是一个自杀的西伯利亚商人的儿子。可正当我想派人去请他过来时，红军却横插一脚……你还是赶紧去睡吧，我也争取睡着。另外，你的那个学生布拉扎恩，他是不是喜欢你？何必拒绝呢？——看，我一说到他，你的脸就红到耳朵根了。我之前给了他几张照片要他处理，估计他今天一整晚都得干活了，可怜的孩子。他们晚上不睡觉，也搞得别人睡不着。那条叫托米克的

狗吠个不停，整个镇都听得见它的叫声，外头苹果树上的乌鸦也让人不得安宁。哎，看来又是一个无眠的夜晚……你在烦恼些什么呢？别这么多愁善感。年轻人喜欢漂亮姑娘，这是很正常的事呀！”

6

“那只狗怎么老是叫唤呢？去看看它怎么了，不可能平白无故地瞎叫唤呀！等等，里多察卡，动作要轻一点，别惊着它了。我们得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不然就得找警察来了。乌斯提恩，你留在这儿，还有你塞沃布鲁依。这点事用不着你们过去。”

里多察卡是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不过他没听到游击队首领的话，仍喋喋不休地说着：

“照他们的抢掠政策——强拉壮丁、暴力打击、开枪杀人、严刑拷打——针对西伯利亚地区资本主义军团的这些东西肯定会让那些容易轻信的人看清事实。更让人愤恨的是，这些政策并非只针对工人阶级，事实上它还针对已经饱受折磨的农民。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地区的农民必须明白，只有跟城市里的无产阶级和士兵统一战线，只有跟吉尔吉斯和布里亚特的农民们联合起来，他们才能有出路……”

终于，里多察卡意识到游击队长在跟他说话，这才打住话头，用手帕擦了擦汗津津的脸，疲倦地闭上水肿的眼睛。

“休息一会儿。喝杯水。”站在他身旁的人说。

原本心情焦虑的游击队长，这才舒缓了些。

“这都在乱七八糟地说些什么？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窗户和瞭望塔上的信号灯都已准备就绪，用个形象点的说法，我们的眼线布满全城。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继续讨论那份报告。里多察卡同志，你继续说。”

两个摄影师住的大谷仓里原本堆了一些木头，后来他们把木头移到一边，这次非法集会就在旁边一块清出来的空地进行。谷仓门口则用能抵天花板的圆木挡住，作为掩护。万一有紧急情况发生，里头的人也能从地下

通道逃出去，地下通道通往修道院后面的一条小巷子。

说话的人面如菜色，满脸络腮胡子，秃顶的头上戴一个黑棉帽子。他呼吸急促，汗流满面，似乎很不舒服。他一次又一次地把烟蒂放到煤油灯上点，贪婪地吸上几口。男人身子前倾，一双近视眼紧张地看着散落面前的文件，好似在嗅它们的味道似的。接着，他还是用那疲倦的平缓的声音说：“只有通过苏维埃共产党，才能让城市和农村的穷人站到同一战线。不管你们愿不愿意相信，现在西伯利亚的农民也开始为西伯利亚工人许久之之前就开始为之奋斗的目标而努力。他们共同的目标就是推翻可恶的专制制度，通过武装暴动，建立属于农民和工人士兵的苏维埃政权。如果想跟武装到牙齿的资产阶级和哥萨克人做斗争，起义者必须要倾尽全力，全方面发动攻击。这将会是一场持久战。”

说到这儿，男人再次停顿，抹了一把脸，慢慢地闭上眼睛。这时，一个人站起来并举手，示意他有话说。

对于男人的发言，游击队长——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乌拉尔地区游击队队长——却是一种略带挑衅的不以为然的態度。他好几次都粗暴地打断男人的话。你很难相信，这么年轻的一个士兵——就是一个刚成年的毛头小伙子——竟然掌管着整支军队，并且底下的人对他敬畏有加，言听计从。他用一个骑兵的外套裹着自己的手脚，半躺在椅子上，露出上尉军服肩膀处的黑色补丁，而肩章也移到了旁边一点的位置。

游击队长的两边各站了一个年龄差不多大小的保镖，身着白色羊皮大衣，露出灰色的卷曲的羊毛边。从两个保镖那冷峻的表情就能看出，他们对游击队长是绝对的服从，愿意不计一切地为他做任何事。他们没有参与讨论，也对讨论的事情不感兴趣，所以只是沉默，脸上连一丝笑容都没有。

除此之外，房间里还有其他几个人。有些站着，有些则是坐在地板上。坐着的那些人斜靠在圆木砌成的墙上，双腿伸直，或者用膝盖戳着下巴。

房间里还有几个是有身份的客人，端坐在椅子上。来人都是老工人，也是参加1905年革命的老兵。其中就有提沃兹恩，他性格孤僻了许多，跟在莫斯科的时候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还有他的朋友老安提波夫，安

提波夫总是同意他说的每一句话。这都是些革命经验丰富的人，不轻易发话，只是沉默地听别人讲，神情严肃。他们已经被政治阴谋搞得渐渐失去了人性里最光辉、最柔软的东西。

屋子里还有几个值得一提的人，比如俄国无政府主义的标志性人物“黑旗”瓦多维奇科。这个瓦多维奇科是个一刻都不得停的人，他总是坐下又站起，在屋子里来回地走，走到屋子中央才停下。瓦多维奇科是个大胖子，头大，嘴巴大，头发跟狮子毛似的。他曾参加过日俄战争，是一个完全沉浸在自己幻想中的梦想家。

由于瓦多维奇科的好脾气，也可以说是身宽体胖，他从来都不会注意或计较那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所以他对正发生的事情一点都不敏感，总是闹误会，还经常把对手的观点当成自己的，别人无论说什么他都表示同意。

坐在瓦多维奇科旁边的是他的朋友斯伟里德，是个矿井管理员。尽管他不用下井挖煤，但敞开的黑衬衣的衣领还是显示出他朴实的个性。斯伟里德喜欢把手绞成十字，放到脑后，或者用手挠抓胸部。他算半个布里亚特人，目不识丁，但古道热肠。斯伟里德的头发很少，胡子更是稀疏可见。而蒙古人的脸部特征让他显得比实际年龄更老，脸上总是挂着悲天悯人的微笑。

说话的那个人是中央政府派过来的，身负军事任务来西伯利亚考察，调研这片广袤的地区。其实，他对听自己说话的这些人并不感兴趣。不过作为一个从小就在众人目光中长大的资深的革命人士，他对面朝自己而坐的这位年轻首领很是喜爱。他不仅能够原谅对方的粗鲁——他把这看作革命者的真性情——甚至还喜欢他的这种傲慢，就跟纯洁的姑娘往往会被情场老手的傲慢吸引一样。

这位游击队长正是米库力特辛的儿子，里贝尔斯。发言者是合作劳工运动会前成员克斯托耶夫·阿姆斯特基，曾经也是一名社会主义革命分子。不过，他近来改变了自己的看法，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并且公开发表声明详细阐述自己的错误。因此，共产党不仅吸收他为党员，还很快就委派